露書

露書卷之五

莆田姚旅園客撰

韻篇下

吳都賦嶰谷弗能連按嶰者脫也谷者竹溝也蓋云竹之脫無溝節者故云伶倫取竹之嶰谷後人誤以嶰谷為地名丹陽記遂云採竹嶰谷致注文選者亦仍其誤

蜀都賦於前則跨躡犍牂枕倚交趾余意在後則為枕今交趾在前宜云凭几不宜云枕倚矣

蜀都賦百藥灌叢寒卉冬馥異類衆夥于何不育於中則有青珠黃環碧砮芒消此四物正承上百藥灌叢而言草木之奇也注云青珠黃環皆實也碧砮碧玉可爲矢鏃芒消石藥皆誤旅按青琅玕一名青珠陶弘景曰琅玕崑崙上樹名黃環葛類以葉黃而圓故名黃環碧砮亦如天麻之爲赤箭乎今鬼臼抽莖如箭莖末一葉如鏃疑卽此類芒消今以爲掃地霜而煎成蘇頌曰舊說朴消芒消消石三物同種云初采得苗以水淋煎成者則此四物

者委皆草木注夫玫耳

子虛賦云臣之所見蓋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嵂崒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陁下屬江河或曰雲夢未有山所云山誕辭也余按雲澤在應城景陵間夢澤跨江南北在沔陽華容又按京山有大花園小花園皆楚王苑囿大花園在西門外十里許亂山下小花園在亂山中去二澤百里耳則賦言皆有徵安得謂假辭

上林賦留落胥邪注云留未詳落樓也胥邪似栟櫚皮可作索攷之留一名劉子生交廣三月花實如梨八月熟味甘可食胥邪即椰子也一名胥餘音轉作胥邪耳

曹子建神龜賦嘉嚴周之抗節援斯靈而託喻嚴周者莊周也周有曳尾之言曹因引之東漢諱莊為嚴故曰嚴周初學記誤作嚴州唐類函遂沿之

曹子建九咏菌薦兮蘭席蕙幬兮苓牀菌薦苓牀殊無意趣菌一作茵苓一作荃若作茵荃又太直致

郭璞江賦云總括漢泗兼包淮湘江與淮泗沓不相涉此爲孟子排淮泗而注之江所誤葢江禹時與淮泗不相通至魯哀公九年秋吳始城邘溝通江淮然亦舟楫相通而水各自入海何嘗包淮括泗也又云注五湖以漫漭灌汗六州之域亦影響之語江只跨梁荆揚三州亦不注於五湖也

郭景純江賦虎蛟鉤蛇夸言以敘水怪耳如鰻 石首 䲙鱝 卲陽魚一名鱝 鼊䗪玉珧 江瑤柱 海月土肉石華蝦江鰐螺項蛣水母紫蚢洪蚶 尨屋 石蚨 佛脚 蝟蠟 章

魚玄蠣賴鱉文魮赤鯩鱘組紫菜綠苔石帆皆海錯也斷不可以涵江族作者借珠翠以耀首祗欲侈富觀者對金碧而眩目遑恤其誣

謝偃觀舞賦飛鉛霜落顏鬓異雲垂昔人稱色謂露濯舜姿月鮮珠彩者已若塗朱傅粉則亦鬼母耳況云雪落不知幾斛

後魏盧元明劇鼠賦云淮南輕舉遂嘔腸而莫追按鼠三易腸爲唐公房事今稱淮南誤矣

庾信鴛鴦賦共飛簷尾金閣魏宮俱棲梓樹堪是韓

焉今唐類函作共飛詹几全開魏宮令人惘然不知何謂

庾信華林園馬射賦曰千乘雷動萬騎雲屯曰逐朱汗之馬開黃金之埒曰鳴鞭則汗赭入埒則塵紅曰馬似浮雲向埒一事屢見不免重疊然猶意與古或不忌至如驂虞九節賦曰詩歌九節如吟猿落鴈賦曰鴈失羣而行斷猿求林而路絕如祿則錫市俱移錢則銅山合徙賦曰小衡之錢山積織室之錦霞開則不勝重犯矣蓋子山只務琢句不

討文理故耳

宋廣平梅花賦皮日休謂鐵石心人乃能作如許婉媚語廣平立朝風節侃侃不阿可謂鐵石但顏魯公爲公狀稱其恢諧善謔每客座聞其笑語令人絕倒則婉媚正其本色

書坊刻東坡集有評後赤壁賦者曰晉陸機云前賦已極其妙後賦精於體物

徐小淑絡緯吟四本余絕愛其續春思賦恐王庾復起亦當閣筆序曰於時春也遊乎江湲感餘風之

扇物悵吹萬之不齊喟然興思援筆爲賦昔龍門
年少玉藻挾天鬱彼羈懷綴茲高響既折字而成
珠亦汎聲而當珮後有作者吾無間然至於綉閣
雙鬟幽懷萬緒經春濺淚理非一端得無留欲吐
之章俟後來之秀者乎予本恨人驚魂無定載成
斯製哀黃寫幽憂可謂千古傷心一時遙集者矣其
詞曰逝長流而進櫂駕日彩以浮梁雲濛濛兮輕
曳烟靄靄兮微揚維時青帝司晨女夷節鼓鶯窺
吴歈蝶翻趙舞碎銀沼之萍花散玉樓之冰柱氣

暖乎原香繁别浦欲流月姊之輝未值風姨之怒
冶遊則拾翠採珠奇樂則沈宫振羽嗟哀樂之致
懸匪一理之可研類銜傷於暮序或撫心於綺年
境何觸而非恨淚何人而不泉若閨外之姝悰羌
難得而備宣也至如金屛椒壁纚楔瓊碣若有人
兮閉其中步徙倚兮私自惜簾捲水精枕留琥珀
風斜轉而吹奩月孤生而照鏁鹽朱謝唇輕黄罷
額池桃空紫石茗長碧羊車過而塵沓鳳吹繁而
院隔何遊絲之似繞更落花之如掷舞鶯鳴其已

𦣞慰真珠其奚益乃天遠之屬子適月窟之烏孫三月雪飛萬里晝昏星懸漢影箛折胡魂駭驚沙之無斷傷芳草之盡髡俗侏儒其難接色蕪絕而不言登別館而凍雲集眺荒野而苦霧屯氈鄉侍寢䴵酪當餐膻中䳄鶡之觀夢裏蒼龍之門睇故國兮無日知天子兮少恩亦有少小容華生來婉弱笑非蔡而尋迷腰未楚而先約芳菲菲而入宮驀訛訛其謠詠君意不自堅君恩俄已落脩戚之肉可麋新人之鼻幾斮鬼帝誰叩皇孫欲啄勢甚

橈椎危蹴巢幕恒撫節而骨銷轉當春而神索別有便娟銅雀妓漳水東來寫姿媚俱照消而成蓮各臨風而拂翠齊篠玉喉翩翻翾袂旋娟爲之氣奪洛珍囷之色墜値君王之未疲泊賓筵之半醉態轉裙迴魂挑睇剌離陽黛浮璜臺香膩守宮之血未乾碎寒之金爭餌痛尊酒其寂寞空西陵之歌吹駘蕩青陽悽焉雪涕況乃初歸瑤鏡慣畫青眉忽河關其遐別邈涸路而安之瑱珥結意芍藥贈離擧邯鄲之翠袖泛蘭陵之淺巵君啼妾拭妾

贊君持孤舟尚纖短篷乍吹草縈情而磴礙柳帶
恨而橋垂寫素懷於石關申丹款於屢層渭水波
兮代咽越鳥吟兮助悲故歡亮巳矣良晤終何期
及夫秦生赴掾細君未從將千里而同子何二竪
之留儂一則故廬善病一則天涯浪蹤鐺茶夕冷
杵藥晨春錦衾横而鑪氣歇華燈燦而樓影重憐
琴心之別鵲妒鏡背之蟠龍夢遥尋而難寄書促
往而忘封對此關關鳩語灼灼花茸何嘗不抽簪
覺短約帶憎鬆于美丛此誰適爲容是以新光新

氣新景新愁固千悲而一族亦興感而同憂莫不寄微情於湘女結幽恨於靈修豈與夫康娛漂琖流連桂舟豔曲平原之第巧笑如臯之遊夜以繼日忽忽悠悠者哉重曰菉蘋既已廣紅蘭亦已長浩空江兮無人邈予心兮愴怳復鶗鴂兮先鳴撫歲華兮將徂寧攀雲際之瓊枝不顧河洲之宿莽有韓娥者聞此辭乃抗音而奏陽春之歌歌曰魚澆潸兮鳥綿蠻逝白日兮銷朱顏蕩許春愁終不去解許春懷終不閑誹怨多而心死直歎餘而淚

斑欲知妾恨復誰是皺盡雙蛾不似山

東方朔客難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筳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由是觀之譬猶鼱鼩之襲狗狐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此自謙之辭也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用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則譏客之辭也或皆以為自謙或皆以為譏客皆未考辭意也

相如封禪書諷諫之書乎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曲終

奏雅之意乎譏者不一終軍白麟奇木對詖辭淵口彼態可厭覩者畧不及之人固有幸有不幸夫劇秦美新文全襲封禪如伊上古之初肇雄易以權與天地未袪雖雖盱盱或玄而萌或黃而芽玄黃剖判上下相嘔歐而欺人詞復不倫其中卓哉煌煌煥炳照耀郁郁乎煥哉炳炳麟麟詖詞遯出讀之易厭班固謂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亾實殊并公論

王褒童約規世耳世人求多何以異是顏之推謂王

褒迴章責約或未察耳

張衡為太史令史官即日官也風后重黎古之日官也應閒篇引風后重黎二段正言其有功於世亦以見已因藝受任亦可自見耳評者謂風后重黎二說原非正意特見人各有能能為此則不能為彼明已之能守道不能徇世也皆類說夢已

趙景真與嵇茂齊書云鳴雞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後又云朝霞啓暉則身疲於遐征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

梁簡文帝長沙宣武王北涼州廟碑文曰鴈山之靈九井尚穿淶水之堂七璧猶在豈非德合靈氣神降空桑烝民仰其立功太上懷其貴德今考類函鴈山作黃曲仁尚穿作尚慈淶水作涞水七璧作七壁訛矣九井者神農生於鴈山九井自穿汲一井則八井皆動七璧者鍾離意修孔子廟張伯除釘堂下草得玉璧七枚懷其一意發堂下懸甕中有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懷其一空桑者孔子母

夢黑帝使請與巳交語曰女乳必於空桑之中長
沙王而用神農者神農崩於長沙茶鄉用孔子者
孔子稱宣尼德合蒸民接神農神降太上接孔子
皆默默有針線惟體氣二字恐有誤第二字亦有
據豈古人用字自不同耶
梁簡文帝庶子王規墓志銘云玉挺藍田珠潤隨水
價重連城聲同垂棘今本隨作隋隨之爲隋自隋
文帝始梁安得豫作隋蓋俗書傳寫之訛耳
梁南平王使蕭子範制千字文甚美蔡薳注釋之今

獨傳周輿嗣者

唐投録瑣右臺大夫制云西京展驥道掩題輿右輔憑熊風超露冕題輿者别駕事也周景辟陳蕃爲别駕不就景題别駕輿曰陳仲舉座露冕者刺史事也郭賀爲荆州刺史多異政帝賜以三公冕旒勑行部去幨帷露冕使百姓見其容服蘇制用此二事謂先是歷是二官也非直指右臺大夫也卽展驥憑熊亦皆就其本事用之也今人多於中丞啓中採道掩風超二語失細攷耳

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秦鏡示余篆云常富貴樂未央長相思毋

相忘按其語及篆法似唐而非秦

程仲謀有漢鏡銘作小篆云尚方圭貝莫大好上有

仙人不知老解渴玉泉饑食棗游遊天下敖四海

如矦王銘四句如矦王爵也但解渴篆作不渴不

者介也解之省文乎不然文意不屬矣矦篆作[illegible]

反文也

京山見一唐宮鏡鏡有銘作楷書銘云寫月非夜疑

氷不寒影含眞鹿文瑩翔鸞粉壁交映珠簾對看

潛窺聖淑麗則常端

陳爾慈大參有古鏡青綠可愛銘曰嘗得秦王鏡判不惜千金非關欲照膽特是自明心銘楷書似唐或以為漢

郭聖僕有晉研背刻建元甲辰建元為晉康帝紀年嚴感過為之銘曰土德與黑帝出陰風翌雨立爾極背畱日月烏跡深腹作江湖逝波疾吁嗟世同甲子千四百

梵語加羅之為僧婆塔之為窣堵波猶齊謂滕曰波

緋晉謂頭曰敵朧方言也讀佛經者以玉有夜光不期龍輔珠有照乘不必魚銜今有掇其半滿以飾文章舍華言而襲侏儒是棄脣珠而買桂櫝也

世傳爭狀元者云覆試出聖門七十二賢賢賢何德雲臺二十八將將將何功爲題者而不知其人爲吾鄉陳實也實永樂四年登林環榜進士與環同邑不服環狀元遞疏稱不公　成祖詰之對曰臣百問百答因命解縉擬此策及記里鼓論實荅詳悉竟以遣　上謫永戍其軍由書　廷爭狀元云

後每勾補至嘉靖間有司始爲請免其享奇其禍奇不可不繫策以備覽實對曰聖人之育材與王者之報功事雖殊而道則一也請試陳之昔孔子當春秋之否轍環不遇乃欲以轉否之責摶望諸徒故杏壇設科時則有七十二賢焉漢明帝承光武之統國家閒暇乃欲以敉功之典激厲羣雄故雲臺紀績時則有二十八將焉收桃李於宮墻列姓名於廟廊天下後世稱師道君道之極者有以夫今自夫七十二賢之德言之顏閔冉耕雍予子

貢與夫冉有季路言偃商師其德之載諸孔論者
無待陳矣自此之外去捷徑而私謁是戒持狷介
而百結是甘有滅明原憲矣然遇事而不更其守
貧賤而不移其心不有商瞿顏襄曹邱顏高者乎
親賢以造君子願學而爲小相有子賤子華矣然
脫庸俗以遊高明習禮樂以養性情不有梁鱣漆
雕哆商澤冉孺伯虔者乎南宮适之所尚在德漆
雕開之見道分明固不可及其他公孫龍后虔或
學君子或務自修壤駟赤樂欬孔忠或道中庸或

明家學其有得於聖教何如哉公冶長之非罪冉子季之四長固爲可稱其他漆雕徒父鄡單榮旂或以操著或以才名公晳哀良孺原亢籍旅按原亢字子籍步叔乘或敬治已或惠及人其爲聖門之傑出何如哉究孝弟以體悉聖心遺患難而寵辱一致石作蜀有若巫馬期句井疆縣成其人也志不降而行不淪俗畧細節而守不詭隨申棖旅按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罕父黑琴牢左人郢其人也更寒暑而學不厭隨窮達而守如常孰若公夏首狄黑秦商顏之

僕燕以秦非爲仁孝備而貌如愚粗鄙變而志仁道孰若高柴公堅定鄭國樊須焉避叛兄而能潔遵善誘而德馨司馬耕與顏子栁耳至於句茲容箴公西箴施之常其所以聯同姓而明臣道謂非斯人之徒與道可明而志不屈聞詩禮而喜得三公西輿與陳子禽耳至於顏噲廉潔任不齊叔仲會邦巽其所以履中正而挺高尚謂非斯人之匹與吁此聖教之所甄陶而爲天下萬世之所崇祀者也復自夫二十八將之功言之滅羣雄除苛政

當夫斬將搴旗攻城畧地者固不乏人而其功之尤爲特異者果爲誰哉首建大策以光復爲必可爲鄧禹壯矣然鎮守河内使民生不苦於兵戈不有寇恂乎八戰八克以敵國爲不足謀吳漢勇矣然安集關中致百姓相安於無事不有馮異乎折衝千里彎弓三百自古惟勇將能之而賈復蓋延匹美矣憂國奉公善待士卒自古惟仁將能之而祭遵王霸克追焉耿弇决策定計而以勝算高天下固兵家之雄也而耿純陳俊料敵如神每出而

成克捷之勳非中興良佐乎任光羽翼太平而以
威望先士卒固當世之英也而巠彤萬修運奇掌
上逐鹿而樹萬全之功非佐命巨擘乎王梁杜茂
應赤符而擊五藪矣乃撫劍抵掌志馳伊吾之北
者臧宮馬武也岑彭姚期平西蜀而斬王郎矣乃
善治障塞身負矢石之難者馬成堅鐔也景丹傅
俊李忠或收戰勝之烈或忝帷幄之謀爲功不同
而其策立於當時者要皆從王事以有終者也朱
祐劉隆劉植或稱汗馬之勞或展運籌之功所建

不同而其効力於王國者要皆爲社稷之翼衛者也然論者謂七十二賢中有秦冉顏何申黨旅按史記載有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有蘧瑗林放二人夫三人者將以爲是則德業聞望寂然無聞何與意者世殊時異傳記有所差訛故若存若亾如此耳又謂二十八將外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夫四人者將以爲非則幷畫於臺一體崇祀何與意者功非草創績在方來故推恩至此耳要之賢人君子何代無之而名世之出每待王者覩聖廟者甚毋以七十二賢

爲絕德當如宋邵楊程朱諸公庶無負聖教而得

與夫從祀之列覲雲臺者甚毋以二十八將爲奇

功當如　國朝徐常沐郭諸公庶感動　帝衷而

得與乎畫圖之選者哉　族按七十二賢與今黌宮所祀同但顏子黌宮作秦祖以顏子在四配也校之家語則家語有曾參曾點顏路顏刻泰祖薛邦懸亶申績孔弗九人而無顏噲孔忠鄒單申棖鄭國五人曾點顏路亦弟子後以配叔梁紇曾參亦在四配宜不預此列今所祀亦後人以意爲更定也

朱侍御吾弼露齒祝給諫世祿題其小影曰不言見齒言則見心

屠緯眞鴻苞是百衲衣又是寄售骨董肆雖云富有皆非巳物不如袁中郎狂言一字一句新意錯出足以解頤

袁中郎方伯文各有華嵩記或議袁作余答之曰方虎頭寫照神態畢具袁探龍得珠何顧鱗爪

黄嗣眞鷹夫疏中云抱布貿絲擬逐蠅頭之利中流失檝遽與魚腹之悲又云江邊收骨雖與櫬之來歸地下修文慨游魂之何在雖稍遜唐韋氏亦駭楚合作韋氏杜濟婦祭濟文一朝孤立更復何依

魚失水而鱗悴樹無根而葉萎更有婉致耳

徐德瑛字雲卿徵丞廷龍女余從嫂元瑛之季弟元瑛博覽經史子集數十部皆能瞓誦余諸父新寧公作文用史漢有疑事嬾於檢本每遣婢問元瑛元瑛曰在某卷某板作如是語檢之良是第不能文及作字德瑛善臨池草書絕彖其父而博覽更過其姊作詩最悽惋作讀史及論卽老吏斷獄不如也生平著作最多余裁得其二賦一詩一書四贊三論八讀史當搜其全另刻以傳今姑摘讀史

之一令雅士見其一斑焉其論楊廣云亂臣賊子昏君暴主自古有之未有若隋楊廣之甚者考其二十年之間奢虐凶忍惡欲滔天雖古昔不道之君如三代之桀紂幽厲秦之政亥漢之桓靈宋之駿昱子業齊之寶卷北齊之高洋湛緯周之贇陳之叔寶無不兼而有之而其悖逆過之迹其罪惡神人共憤開闢以來一人而已當時不能聲罪致討肆諸市朝固爲可憾後世君子始正其弑逆之罪大書于册似可以少快千古之憤矣然弑逆之

罪遂正而誅討之義未盡乎不能無疑焉何則吳楚先王之封國也賢君數與春秋以僭亂之故貶而夷之今廣也弒父殺兄僭于天位豈吳楚僭亂之比哉乃以一統受授之例書之何歟豈不以天下混一統當在隋不得不以一統之例書而君之誠如是也則孺嬰既黜居攝即真漢氏之統固以革之新莽矣而作史君子乃於莽則削其帝號不齒於正統之列者豈非以莽之篡竊爲後世僭亂之首故特貶之以示戒歟夫君親無將將則必誅

三代以還未有以臣弒君而奪其國者有之自莽始也亦未有以子弒父而君天下者有之亦自廣始也雖其為惡不同然其亂天常而滅人極為萬代首惡則一而已今也於莽則貶而名之於廣則君而帝之是君臣父子有二義也如以廣雖可黜而國不可以無君則莽亦常君天下矣天下固無無君之國而豈有無父之國哉彼不親其親人安得以君君之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夫以廣之悖逆暴虐人不能正名討之生前而作

史君子又不能舉春秋之法誅之於死後顧乃拘之於歷代傳受之例而君之帝之儼然兆庶之上是舉中原之地皆為無父無君之國而胥為夷狄禽獸之域豈不大可憾哉或以為當時天下混一隋氏之君非廣而誰今制廣而何君乎曰制之以其悖逆以示隋氏之臣子不得以君父耳而非以為非隋氏之君也其義亦始王莽而已矣宋元凶劭弒君父而自立武陵王舉兵討誅之然邵之僭位亦有時矣作史君子亦不以僭也而遂以宋主

書之而必正其名及廣之將羣盜蜂起不曰反而曰兵起亦以明廣爲隋氏之罪人而天下不得而君親之耳廣之漏網視劭頗久而被禍一也而其書法獨異於劭斯予之所憾也至於隋之臣子猶有可言者訓有之曰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官者殺無赦夫以廣之弒逆昏暴而爲之宗室爲之臣子者皆默然坐視甘於豢養罔恤君父之難迨夫虐焰燎原然後乘時奮起互相吞噬以塗炭生民而討賊之義無聞焉揆以大義寧

能免於素王之誅乎凡士於其朝者作史君子皆宜斷以從逆之例若楊雄之死曰莽大夫春秋之義其庶乎

馮問奇姬人張氏家故齋書架滿四壁張氏得縱覽郎女史序觀之博雅見嘗一斑矣序云批風抹月鼎呂屬于騷壇袞正鉞邪刀球歸于椽筆余女子也借定石渠無逃趑俎簒修彤管或免曠官二十一史有全書而女史闕焉掛一漏百拾大遺纖飄零紙上之芳魂冷落閨中之玉牒是以旁撫萃書

犁爲八史顯幽悉闡鴻細僉收亦香奩之水鏡淑媛之志林也一外史夫仙風道骨女流正不乏人霞珮瓊琚根器多能度世故練形蛻去標塵外之烟姿持鉢皈依印法中之正果直毛女麻姑已哉二國丈夫媧皇鍊石補空重新世界金輪河魁運手燀赫寰區代有聖神制多嬙政千秋生色萬姓式靈亦笄黛之羲軒珮璟之姚姒也三隱史夫烟霞結性耻嗅葷羶蘿薜爲衣生憎俗膩如接輿婦於陵妻纍纍可數洵貪子鍼砭廉夫鼓吹雲中白

鶴天半朱霞不令巢由傲色閨綺占聲矣四烈史夫剛腸所激何難捐軀明心正氣常轟亦可全生矢節嘗橫襟而覽擊節而嘆何烈女之多奇也從容慷慨各呈爽峭之標玉瑩霜嚴俱現孤貞之致獨睢陽齒常山舌子卿旄節已乎五才史夫無才便是德似矯枉之言有德不妨才眞平等之論乃知巧心濬發藻思飆飛著作勒丹青結撰潤金石獨照之匠大雅之宗千秋來大家惠姬輩未易彈指也六韻史夫名嫒高翥名憂玉之鴻鶱侁女幽

棲剩敲金之秀句冷堪捧腹淒欲斷腸冰其蘂蕪茹其精液傾崑取琰倒海探珠詩窮寧閹男子耶七豔史夫苧蘿村中驚琪花之絕代芙蓉城上咤異采之如神是靈氣所蜿蜒江山所勃窣望而魄落見則魂飛就令叔寶璧人平叔粉郎並立西子玉真開恐消滅無色也入誠史夫桑間濮上並厠關雎冶女浮風可亟芳潔婦人之駘軼無檢者豈少哉人生于情而節情乃導情誰能無欲而損欲勝多欲摘爲女戒是慾火坑中清涼散也噫世有

知我者其目余爲女董狐

霞書卷之五終

露書卷之六

莆田姚旅園客著

華篇

初念者眞也轉念則妄矣初念者人也轉念則僞矣

人欲不爲禽保其初念而已

鹿戴瓊而角斑魚含珠而鱗紫有諸中者必形於外

春草拔之復生及其霜飛露零雖日漑之亦萎列子曰終者不得不終猶生者之不得不生有味哉其言之也

聖人者以其能照照由於明明由於靈靈由於虛虛由於清不清何由虛不虛何由靈不靈何由明不明何由照心一清即能照矣非清而始虛虛而始靈靈而始照也清心由於寡欲今世之寡欲者誰與

養心者必有事焉而勿正至矣盡矣不有事則忘正則助長忘爲頑空助則執妄爲眞認賊爲子矣

古之人得之不知今之人失之知何則今之人問以修身爲本知也問以身若何而修則不知矣問以

致良知知也問以知若何而致則不知矣蓋不知則求求則不知不已知則不求不求何由知是今之人以知鑿其不知也

求心者求之有路入之有門處之有舍今世亦知求矣得其門而入焉者寡何惟乎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

一僧方靜坐胡覺來問何以故僧曰冀來生託生善地耳覺來曰修行冀證無上果乎若云善地不過託生公侯家富貴必淫逸再生反墮落矣何用修

爲

管仲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關雲長曰

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語雖同指則異

漳之節推聚講有云心體活潑鳶飛魚躍節推詰之

曰鳶死魚烹後作何景象其人語窮寧洋一道人

起而答曰鳶飛魚躍心體本空鳶死魚烹總歸於

空

林兆居問道卓小仙曰日月顧林三教詳之三教曰

日在月中兆居又問小仙曰水火顧三教詳之三

教曰以水制火兆居不違三教曰日者火也月者水也聖人之火在月亦不熾亦不滅而其下者火在日懼其熾也最下者火在目任其熾也旅按此坎離之說也周易上經終之以坎離下經終之以旣濟未濟卽此意矣

登泰州門樓下觀世人膠膠擾擾超然有出世之想姚子曰若能常葆此念則證彼岸矣第恐下樓時依然一世人也

有金則妄想繁生是富者濁性之昏途吾從有欲以

觀其竅矣金盡則萬念俱寂是貧者證道之寶筏

吾從無欲以觀其妙矣

宋元翰謂歸根本老氏語畢竟無歸引月影在盆水除却盆水月影匪歸却月裏花落匪歸却枝裏明年復生這枝拔此終是道問學意未見德性耳即其言而詰之盆月除天上之月亦除乎花落明年之花未落也匪歸根而何

陸子靜謂人讀書爲義外工夫必欲靜坐先得此心

薛文清謂如其說未有不流入禪者吁心學失傳

久矣靜坐輒疑爲禪然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宜尼語也禪乎世儒推尊元晦朱之言曰靜而常覺則朱亦禪流耶是計其人之蘇而不計其理之一矣

羅文莊謂胡叔心力攻禪學以想像二字斷之難服其心因謂禪家之所見乃虛靈知覺之妙未可以想像疑之然其一見之餘萬事皆畢卷舒作用無不自由是以猖狂妄行而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余按文莊初有得於禪學故見其妙後爲語錄所

誤遂貶其辭若曰所見者適此心虛靈之妙非性之理則明德之註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一虛靈也在吾儒則爲明德在佛則爲光景在吾儒爲具衆理在佛爲非性之理抑何舛歟

林緝熈陳公甫門人也緝熈寄書云端默論月從此得些光景何氏疑此爲佛氏頓悟之說嗟夫心猶鏡也塵之則蔽磨之則光端默得光下鏡藥之效也而輒疑爲佛則如有所立卓爾顏子亦頓悟者

流歟

王文成謂知行合一世多疑之謂良知卽天理則羅文莊攻之不置薛文清曰體用一源不可分而爲二又曰物格知至是明得天理盡也文清之論何殊文成今不攻文清攻文成葢疑文成爲禪疑其人遂疑其言耳

論者曰道之道能生天生地生萬物者詩人已說無聲無臭非佛所謂玄者乎聖賢深懼玄之爲害亟亟焉欲人反諸身而求之孔子曰仁遠乎哉吾欲

仁斯仁至矣子思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孔子子思孟子豈不知聞性與天道而立言垂教只在彝倫躬行上如先生者獨指未發之中而曰道必求其玄而後爲得道所云先生者指薛若采也夫無聲無臭即指爲玄是古聖賢皆禪流矣又據所引且指仁與道爲躬行矣不知仁爲何物道爲何物反而求之不得又非玄乎况人之一身耳目口鼻已不勝玄而論者反以爲近信乎心學之失傳也

胡叔心曰孔子只教人忠信篤敬放心自收德性自養孟子以求放心示人反無捉摸下工夫處陸夫心是何物忠信篤敬是何物忠信篤敬非心與參前倚衡非求與抑亦不思矣

胡叔心曰今人言心學者便欲說靜又曰彼信以爲靜時眞無心與理矣於乎未涉靜境寧知靜趣靜如伏卵安得無心靜有鳶飛魚躍安得無理若無心與理無所知覺謂之頑空不得謂之靜矣

羅文莊斥王文成良知卽天理之非曰今以良知爲

天理即不知天地萬物皆有良知否天高也未易驟窺山河大地吾未見有良知也又曰雖頑然無知之物而此理無一不具不然即不得謂之各正即是天地間有無性之物矣姚旅曰天下無無知之性亦無無知之理天與萬物之有良知最為易見山河大地雖未見有良知却見有良能天下寧有無知之良能蓋有氣者方有知儻無良知山河大地寸寸灰矣

山川大地未見良知然有神焉無知而祀以為神是

罔也有神而謂無知是誣也或曰神亦司山川大地者耳豈山川大地能神耶然則吾身一塊血肉耳神寧外來司舍蓋吾心之神也

謂人無知乎言言默默行行止止各因乎時謂人有知乎不期言而言不期默而默不期行而行不期止而止若非知之所能卒辦也惟地亦然生長成收各因乎時又生不期生而生長不期長而長若有神存焉或曰天以四時運於上地應之耳於地何與答之曰天以四時運於上傾否枯株何獨不

應或曰應者草木地何能應答之曰草木非離土
而生地蕃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也
羅文莊曰視聽言動不待思慮而知者亦多矣曰不
思而知知必中禮禮非天理乎是良知即天理也
羅子行之而不著
或曰孔子教人只在躬行實踐孟子便云必有事焉
而勿正令人把捉不得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孔子
語也今試問心在何許仁在何許若何爲違若何
不違反而求之於何摸捉蓋心學久廢講學者徒

事口耳遂昧操存

或問呂子曰見先生而退心即廢弛何也呂子曰見我時一心退時又一心也姚子曰呂子之言二心非也譬之田有人則治無人則荒只一田耳

或曰子規呂子之言二心書云道心惟微人心惟危何也曰而聞夫晴天雨天乎

李中丞講學動稱修身爲本後謫戍閩中過莆中猶張黄巖姚子曰心猶未正

屠緯眞曰人生飽煖煩渴非沃以涼漿則迷悶欲死

予謂衣食急涼漿遂可廢哉姚子曰屠子之以涼漿喻道非也葢道者人之衣食過不及者煩渴也而智則涼漿也故非涼漿無以解煩渴非智無以入道

世以佛一死生捐形骸爲虛空不知人之爲累只此死生去舍耳因是而貪欲戀羶昏暮乞哀何所不爲死生一舍則孤雲野鶴何修不得由是家化則家齊國化則國治天下化則天下平若以佛爲守空未能及物則吾儒之道政齊刑所得幾何又進

而道德齊禮時雍爲觀

道者海也孔老佛者江河漢也江河漢雖異名其爲水則一其歸於海也亦一蓋不可執江以訾河漢矣

孝出於世家子弟者蓋多以其習聞禮義也亦有出於鄙野則仁義之根於心者不容遏絕也孔道猶之世家之孝也佛道猶之鄙野之孝也不可謂鄙野有聞於世家矣

孔釋異地其道寧殊今不求其道以治心惟計其人

之異同猶香蘇豆豉均足發汗今不計愈病只執
其藥之異同議藥未一人已斃矣

孔老釋迦立言雖殊爲教則一余以爲轍迹周流孔
子聖之任也和光同塵老子聖之和也出離生死
釋迦聖之清也合而一之謂之集大成

今講學之符不務爲人而務爲道猶之種樹不溉其
根

黃鵠游雲氣熙黃壤陂澤是娛林皐亦適蓬藜往而
不得醯雞盎甕爲天酸味是甘盎甕之外即斥爲

妄此學士拘迹之分也

今夫鄙野之人見父箕踞見客則鞠跽非疎親而親疎愛有所玩矜於所暱也使客與居久亦必箕踞矣

鄙野之人得一物則必遺親不遺客客與親鬥則不右客而右親向不愛今何以愛向矜今何以盡忘則天人之別也

今夫事親者有供具而畧文飾宴客則供具與文飾並隆非客厚而親薄事親者眞心敬客者情貌也

事親者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夕視寢朝問安膳必視飲必嘗有慶事則必召客可謂綦隆矣然親欲私所愛則忿然作色禮綦隆而孝衰者何禮者忠信之薄也

鸞之雛爲鳳所墮彷徨欲死父母之愛子者亦若是矣烏之雛浙足母爲含食雄爲撫摩世人之愛妻子者亦若是已孟子曰君子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爲君子言也若庶人則不如矣

或謂余曰人之爲人特有此五倫今只有半倫奈何

問故曰今所存惟夫畏婦半倫耳餘盡土苴矣余

笑而無以對也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夫者倡婦者隨牡者馳牝者逐

今歟得其牝而牡隨得其牡而牝逝不亦牝者馳

牡者逐乎今聞夫畏婦不聞婦畏夫婦一呼夫百

諾不亦婦者倡夫者隨乎

妻子者繫驢之橛朋友者繫舟之椛

余在洪洞促裝將歸夜夢臨流濯足旋而清風吹波

濕履余舉而穿之臨行口謂心曰濕履猶穿惡無

礙也

呂司虞於金陵鷲峯寺禮部郎就聘呂修客主禮請上坐諸郎謙讓呂子曰如此將無道義之交耶

今人知有軒冕不知有道德盜竊衣冠莫不羶慕焉而人而孝友敬之者寥寥也

見枯木則踐及其雕爲社主也則僕僕然拜枯木不異而懼其禍福則異故耳

瞿塘壁立千仞斧鑿之痕猶存非神人不得爲爾姚

子曰上古之人神中古之人人末世之人鬼

胡覺來問動爲陽靜爲陰是矣又曰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修德以靜爲主今曰陰爲小人則靜即小人耶姚子曰小人陰險君子光明以其德象陰象陽非謂陰即小人陽即君子也

飛魚如豚食之可辟兵是人之力不如魚草曰嘉榮食之不畏雷是人之膽不如草

魚不見水龍不見石鬼不見土人不見風余以爲人不見禍利之所在雖禍若丘山就之如飴

鬼不畏符只畏唾人不畏辱只畏妻

積財而不解用亦猶藏茶與藏曆也

民生猶蝸牛然蝸牛緣壁不枯不巳世人鶩利不死不休

歐陽紛諫嘗夢云世人營居逐室不啻燕幕蜂房

木非無耳豆非無目也而聰明則殊履非無齒鞋非無鼻也而臭味不辨燈非無心也而善惡何關爲人而下同木石乎何以人爲

枯樹復生者仁在故也不仁之人雖謂之生吾豈不謂之生巳

今世慳恪或問之曰吾學聖人一介不與問者因曰
子能一介不取乎曰未也問者曰然則子只學得
一半聖人

古之人一介不取易一介不與難唯其難所以易今
之人一介不與易一介不取難唯其易所以難此
古今人之不相及也

古之人儉今之人鄙或問曰儉與鄙異乎曰異儉者
躬薄而豐人鄙者躬厚而嗇人故儉者必能舍舍
則清鄙者必吝吝必貪謂鄙之人不貪是謂賜不

啄腐也

今人動稱神聖弟視顏閔聽其言則是攷其行則背作聖在於人舍人而求聖是執錢牛而跨瑞麟也

善哉曹元父之言曰聖人不求為聖只求為人吾人不得為人遂不得為聖

見燒濕薪誰能不悶如不得已猶之可也乾薪在傍悶當何如天下之燒濕薪者多矣然皆意得人知諫之以為謗也則天下之譽濕薪者亦多矣

斮一臂與之天下愚者不受也況於利名逐逐斃軀

而不覺靳臂顯弊軀隱耳世人見顯不見微覩身不若臂悲夫

笑亦有時矣喜笑者足以自禍不笑而笑則足以禍人千金買笑不得笑跛者無錢而得笑反以為怒買者何心怒者何心平原斬笑以謝跛謂之好士幽王以國而償笑謂之昏君笑之無益如是而世不吝千金者則閻王押到錢也

人終日攢眉作苦以求樂耳轉求轉苦終無樂期人能奈苦不求此樂信境行去轉無拘束觸地皆樂

境矣故夫逐逐營營者祇自苦耳亦何益哉
人皆愛死然以元氣佐喜怒以元神營無益是以愛
死之身而作催死之事
梁武帝之因頁水不溢奏樂不聞愛生而畏死也今
粉黛成列絲管晝夜不但不守水而且簸水是以
愛生之心而行買死之路
鼠去勢則忿而噬鼠鷹孤飛則豕而鷙鷹
交惡人若養蜂然得免辛螫爲幸然亦未有不爲辛
螫者

蜀猿談經羅先生汝芳習之因問何以不作人身猿答人身不易得然產兩子之孤欲得其皮又不願爲人矣

孔子曰仁者人也世知仁而未知求仁自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世始知知鳴鼓而求亾子

孔子曰好學曰無終食之間違仁世知求仁而未知所以求自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世始如昏之得燭如濟之得筏

燭原有光點之始明關中馮直指云人人有心人心如燭豈尼爲人點燭耳

滕侯問學答之曰古之學非三墳五典心學也求其放心之謂學無須臾違仁之謂好故哀公之問好學而答以不遷怒不貳過也心定始不遷心一始不貳定與一則好學之功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學好則忠信保而人不好則心漓而貪此仲尼日競競而非以好學耀人也

善學者修內以攝外修外以養內不善學者修內而遺外逐外而忘內善學者日樂不善學者日喪

道之未得也欲無情道之既得也欲有情情之未生也心欲冷情之既生也心欲溫

聖人之言爲明道今讀其書者以求利祿耳猶佛之教在空心今禮其剎者以求福利耳

或曰古之質美曰忠信今之質美曰聰明姚子曰昔之質美曰聰明今之質美曰智巧

古之學者能行而不必能言今之學者善言而不必

善行

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顏子介曰古之學者爲人今之學者爲己可以觀世矣

聖人師天吾人師人師人師天故天地位而八卦顯鳥跡著而書契興師人故以書籍爲矢孔顏爲征道德爲鵠若挾詩書以筌富貴口聖賢而行梟獍師也而失所以師

夢者迷路不知身在家中比寤而始喜學者迷途不知道在此心何異夢者之未覺乎

拔樹是教紅白是性紅不可使白苦可使甜則揆之功也

謂雷唇如丹目如鏡毛如牛角人弗敢辨也謂兔有角龜有毛則羣爭之矣何則龜兔可見雷不可見也言行亦若是已今之談道者言則言矣行稍匿焉其孰信之

見人衣汙未有不樂告者見時文則否衣污見告欣然濯之詩文有疵聞忠告必怫然色變若身見撻焉

吾鄉周瑛知廣德有道士作法能使童子舞公摘樹葉置童子懷中密戒之曰汝第舞若樹葉落地則笞汝童子心在守葉道士百計作法終不能動見守心者非邪所能惑

蕭汝芳初在太學日閉閣靜坐臨試只看唐詩數首或以爲言曰三試文機盡在此詩

樹果者生緜挂樹鳥不食實爲政者誠誠立刑不試而民無干紀矣

人先偷果禽始爭嘗上先偷而下始有嘗法者矣

彩鸞臨鏡見影而舞銀杏臨池照影而生上誠感而民式化捷於谷響矣

樹一移則悴再移則死治民者如護樹可也

有種新栁者令僕守之經數日不失主異其能守者曰吾夜拔置屋內耳防樹則未失而樹無生理矣

今之牧民何異守樹

今之官民者若養蜂然與蜂爭食貪多者並亾其蜂

使虎牧羊使狸牧雞理家者不爲之

馭馬者先嚴下數鞭後鞭方舉馬即迅步先以寛後

絆加鞭頑然不聽矣有所玩也然此中馬耳上馬不待鞭下馬日加以鞭無益也余以馭馬得馭民

狐爲人生于猶欲爲狐狐之心未變也爲民父母而搏噬小民則虎狠之心未怠也

東土有仕西土者爲妖所嬲因棄官歸及東境妖不敢前問之曰此間城隍嚴嗟夫神弛而鬼有跳梁者已

人皆可爲君子又皆欲爲君子而不免小人何則陶世者未得其人耳譬之婦人貴賤由夫又如卒伍

勝敗在將

渭南吏恩文直指云曩按楚楚中術吏僅僅兩三人余答之曰吏由人品先有人品後有術吏直指曰善哉言立品也

蕭有賣螺公方面巨耿飆肥漆黑聲如銅鐘能止小兒啼小兒啼父母輒曰賣螺公來矣兒識不識皆即禁聲賣螺公賣螺輒以杖隨見騎兒教之揖揖教之拜拜兒不敢轉視蓋先聲足以奪兒之魄也今四夷多故廟堂不求先聲之士何智不若止啼

也

倭迎雲間充一指揮從軍每出即先以白旗倭見白旗皆相披靡一日易以赤旗遂見害於倭葢白旗者指揮之先聲也失其先聲與庸人無別此倭先嚴而後易之也國家不知重士猶用指揮而不授以白旗

韓求仲曰月不在面而在足何益賢不在國而在野何益又曰吾不積賢猶止費人所積非賢必至費國姚子曰有國者當深長思

魏懋權曰邊疆以敗爲捷廟堂以賞代誅姚子曰閱

今三十載時事又可知已

古之設官以爲民今不爲民而爲君古之設官猶爲

君今不爲君而爲貴人左右夫設官而至爲貴人

左右則操爐之徒也有中飽耳尚爲國乎

吏爲民者忘己爲君者樹己爲貴臣左右者固己已

彌忘彌尊彌固彌解

水龍之國也蛟决隄直以爲龍困而蛟並困焉不知

水亦蛟之國也

魚者所以養鷺一日百魚而分十鷺鷺必肥一日一
鷺而總百魚鷺必死鷺知所養不知所害
養鷺者不以踰尺之鯉養鶴者不以針芯之鱓擇所
任也
之瑕瑯餅裝洗硯童惟弗潔之慮墨繡黝漆可鑒頓
失其舊之筠陽借宅栽栁慮不垂楊耳假而垂楊
也主人長鬚唯婀娜之嗔悉剪其絲任國家以暨
儒何以異是
李本寧垂楊也焦弱侯墨繡也不免宜夫

官欲清乎清矣而不免以小節見訾是求千金之璧而責以微瑕也

官當職耳當矣而猶訾以宴游之適戶外之屨是得馬千里而數其踶齧也

今世之求人也若木必直幹而無曲枝若水必平流而無波濤湍激若人必飯食而無酒飲嗟夫難矣

今清如伯夷不以薇蕨遺人必羣譏之曰有國而不愛盜名之竽也今才如謝玄却淝水百萬之兵不以紫羅綸餽世必繩其後曰此挾伎而從其叔者

圍棋而失墅者則宜去后辭加於身之說也
蟬之清無益於民也獮猴之伎無益於國家之事也
螻蟻之陳無益於邊陲之計也世皆悅之有所以
娛己之耳目也
狠貪獸也使狠盜隣之物以與隣人雖不喜亦不嗔
也使盜也以與隣則挾弓抽矢隨之矣使盜隣以
與己則飼之唯恐他適貪一而好憎屢遷者何也
己與人之別利不利之分也以是知狠不自貪固
有縱之貪者使一挾弓之心天下無貪狠矣

古之人以忠信待人正所以待巳今以忠信待人則人盡鬼蜮何則彼得以忠信先嘗之也以鬼蜮防人則人盡忠信何則鬼蜮無所設施矣人之以鬼蜮待人也哀夫

下之爭也激於氣爭之不巳也釀於上之不斷

劉曰寧曰吾未見耳目關于面手足關于身曾子曰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此意惟劉子得之

蜻蛉食蓬蝨蓬蝨食鼉黿鼉黿食蜻蛉物之相制有如此

者弱肉彊食者可不鑒與

韓求仲曰無事既苦其分有事又虞其合善哉其言民心

力用之不加減不用不加衰烏獲一日舉數千鈞力故在也終歲不一舉力猶故也居高位怯一啓口一舉手以薦賢者亦未審乎此矣

花彌開香彌遠開彌少香亦彌歛不開則翏翏乎無香矣人之好賢好賢之名亦准是已公則大則遠私則小則近

人之怯恩澤惜齒牙者恐損已名位耳然喜士無如王元美元美名益大位不爲益小不及元美者身名亦限之如貨之售直不爽秋毫何則天道虧盈而益謙耳彼喉響繞絕筆華俱寂草木同腐者惜夫

張職方書楹曰所識窮乏者得我我必不爲或問之問曰張子隱者乎曰析圭也或笑曰張子方乞墦不暇何有餘澤分人

穀城于相公子夜夏歌含桃初作花畏恐傍人見今

日食合䊋空條誰役聆姚子曰居當路慫恿澤者讀此可愓然矣

屈原宜放馬遷宜腐傳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觀其經覩其書不亦然乎

韓子曰以是諫非而怨之下忠也余謂屈原亦然司馬遷爲侍中絶賓客之知及下蠶室左右不爲言宜也乃云交游莫救視不亦背乎

揚雄劇秦美新胡正甫謂雄卒在莽篡先此文或出於谷子雲黄侍郎紹夫作文辨之甚悉雖然雄諛

恭當一歲九遷何爲官之拓落

邢性之問二疏陶令賀監俱知退者有軒輊乎曰二疏老而避禍知章老而好名惟元亮一段眞隱有難對人言者

范冉看姊病姊留之食出門留錢而去姚子曰范冉能作刼

王戎持籌鑽李卒多鄙之第父卒却故吏賻贈數百萬又能却劉肇箋布顧其人非齷齪者比傳謂王室將亂與時浮沈有以哉不然竹林之賢羞與比

得已

或問曰唐太宗爲秦王時弟兄謀之不較則不有身較之則有虧天倫如之何曰不爲舜爾舜棄天下猶敝屣也

瑯邪官舍紫荆半歲欲發因旱而含英乍落半後發遇雨而爛目悅心盧觀察曰花未有不發者姚子曰花之開落在雨雨與不雨則遇也

或問人有方歿而名登賢書者何曰條去幹而葉猶生枝在瓶而花尚發耳

火中生鼠水中生魚樹讓樹而承露藤向樹而扳援騶問舊君犬戀貧主荀子曰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亦不察乎此矣田眞之荆因聚散而茂枯祉士旅之槐因孝而榮瘁玄奘之松識意而西東武曌之花見詩而奮發花木之心皆脈脈與人相照謂花木爲無知吾不信也

露書卷之十六終